



白話東周列國志

清蔡元放編
澎湃譯

山西人民出版社

白话东周列国志

[清]蔡元放 编

澎湃 编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彦彬
选题设计 南 海
封面设计 王 绘

中国通俗历史演义白话全书

白话东周列国志

蔡元放 编
澎 洪 编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市并州北路 11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9 插页 2 字数 900 千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800

ISBN7 - 203 - 03283 - 3/G · 1388 定价：36.80 元

目 录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5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21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31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41
第六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51
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61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71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78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86
第十五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96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109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120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129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42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51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虏息妫	161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守戚	173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84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95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207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220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231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242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254
第二十六回	歌虞虞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66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75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85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95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306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317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326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337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49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361
第三十六回	晋吕郤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372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383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95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406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419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432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442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452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462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缞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47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殮谷封尸	484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494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507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520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531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缨大会	545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557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567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578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589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599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609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锜养叔献艺	620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632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642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652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663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673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682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693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舖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704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715
第六十八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729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宴平仲巧辩服荆蛮	738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753
第七十五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765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780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793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809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822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834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848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861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876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889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902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歛 纳蒯聩子路结缨	913
第八十三回	诛芈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927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939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951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骊忌鼓琴取相	962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	975
第八十八回	孙膑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986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998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1009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哙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1021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蹻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1033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1044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1056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1069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1079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1091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1104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1119
第一〇〇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1133

第一〇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1144
第一〇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暖斩剧辛	1157
第一〇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1169
第一〇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嫣毐伪腐乱秦宫	1179
第一〇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1191
第一〇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1203
第一〇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1214
第一〇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1226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从武王伐纣，做了天子，后又有成王康王继承，都是能保持先王法令业绩的明君。再加上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是文化清明，战火停息，物产丰饶，百姓安乐。到武王的第八代传人夷王时，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第九代传人周厉王暴虐无道，被国人所杀。这就是千百年来百姓暴乱的开始。多亏了周公召公二人齐心协力，拥立太子姬静为主，这就是周宣王。宣王是又一个英明之主，他任用了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一批贤臣，重新恢复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政治措施，使周朝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厉安能八百长！

却说周宣王虽然勤政，但也比不上周武王法令严明，勤政律已；周朝虽说中兴，却也比不上成王康王在位时那种开明的

政治和繁荣的文化。到了周宣王三十九年，西边的少数民族姜戎不听指挥，周宣王御驾亲征，结果在千亩那个地方败给了姜戎，战车步兵损失重大。打算再兴兵讨伐，又恐怕士兵不够，宣王便亲自到太原，也就是当时邻近姜戎族的固原州去统计人口，将当地的户籍逐一查阅，看其人数、车马、草料总共有多少，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尽管太宰仲山甫多次劝阻，他也不听。后人有诗写道：

犬彘何须辱剑芒，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亵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宣王在太原视察回来，离国都镐京不远，便催车连夜进城。忽然看见城里的小孩子几十人一群，一边拍手一边唱歌，声音十分整齐。宣王便停车听他们唱，歌中道：

月将升，日将没；糜孤箕簸，几亡周国。

宣王很讨厌这些话，就叫车夫传令，把这些小孩全抓来审问。小孩们吓得四散奔逃。只捉住一个年纪稍大、一个年纪稍小的两个小孩，跪在宣王的车前面。宣王问：“这些话是何人所编？”年纪小的孩子战栗不语，年纪稍大点儿的孩子回答说：“不是我们编的。三天前，有个穿红衣服的小孩来到市上，教我们念了这四句话，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满京城的小孩不约而同，不光我们这儿这样唱。”宣王又问：“现在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在哪儿？”回答说：“从教歌以后，不知去向。”宣王半天没说话，赶走了两个小孩，随后把司市官叫来，吩咐传令禁止此歌：“如果有小孩再敢唱，连父兄一起问罪。”当夜回宫无话。

第二天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向宣王行礼完毕。宣王把昨夜听到的小孩们唱的歌讲了一遍，然后问：“这几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大宗伯召虎回答说：“糜是山上一种桑木，可

用来做弓，所以叫糜弧。箕是一种野草，可用它编织箭袋，所以叫箕箙。依臣之愚见，国家恐怕要有弓矢的灾变。”太宰仲山甫说：“弓箭是国家用武之器。大王如今在太原统计人口，打算报姜戎之仇，假如战争不断，定要有亡国的灾难！”宣王听后虽没言声，却也点了点头。又问：“这些话传自红衣小孩，那他又是什人呢？”太史伯阳父回答说：“凡是街市上没有根据的话，叫做谣言。上天为了警告人君，命令天上的火星变成小孩，编造谣言让孩子们学着说，这就叫童谣。小则暗含着某个人的吉凶，大则关系着国家兴衰成败。因是火星，所以颜色是红的。如今这几句亡国童谣，就是上天用来警告大王的。”宣王说：“假如我现在赦免了姜戎的罪过，停止在太原兴兵，把武器库里所藏的弓箭全都烧毁，再命令全国不许制造买卖弓箭，这场灾祸能避免吗？”伯阳父回答：“我观天象，灾祸征兆已经形成，似在王宫之内，和外边弓箭的事没什么关系，肯定预示后世有女主人乱国之祸。况且谣言说‘月将升，日将没’，太阳是人间君主的象征，月亮是女人的象征，太阳落而月亮升，阴盛而阳衰，这不明明预示女人要干预国政吗？”宣王又说：“我全仗着姜后主管着六宫，她自己特别贤德，她所进奉给我的嫔妃，又都经过选择，女祸又从何而来呢？”伯阳父回答说“谣言说‘将升’‘将没’，说的本不是眼前的事，况且所以说‘将’，就是然而未必之词。只要大王从今往后多修德政，自然可以化凶为吉。那些弓的箭的，也就用不着烧掉了。”宣王听了这话，将信将疑，不大高兴地起驾回宫。

姜后把他接进后宫，坐稳了之后，宣王就把大臣们的话详细地给她讲了一遍。姜后说：“宫里有件怪事，正想向您启奏。”宣王问：“出了什么怪事？”姜后说：“先王留下一个老宫人，今年已五十多岁，自从朝怀孕，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昨天夜

里才生下一个女孩。”宣王听了大吃一惊，忙问：“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姜后回答说：“我想这女孩是个不祥之物，已派人用草席包裹，扔到二十里以外的清水河里了。”宣王立刻召老宫人进宫，询问她怀孕的原由。老宫人跪着答道：“奴婢听说夏朝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变成两条龙，降落在王宫，嘴流涎水，忽然说起人话，对桀王说：‘我们是褒城的两位君主。’桀王很害怕，想杀这两条龙，命太史官算了一卦，卦上说杀了不吉利；想把它们逐出去，又算了一卦，还是不吉利。太史官说：‘神人下降，肯定预示着吉祥。大王何不请它们留下涎水收藏起来呢？这涎水乃是龙的精气，藏之定会带来福气。’桀王命令太史官再算一卦，结果得了一个大吉之兆。于是就在龙的面前摆上钱币设下祭坛，拿来金盘收取涎水，然后放在朱红色匣子里。这时忽然风雨大作，两条龙腾空而去。桀王命令将龙涎好好保存在内库。从殷朝经过六百四十四年，传了二十八代，到了我们周朝，又快三百年了，从没打开看过。到先王末年，匣子里忽然放出光华，掌库官报告了先王。先王问：‘这匣子里放着什么？’掌库官取出记事薄献上，当年收藏龙涎的事都记在上面。先王叫开匣观看。侍臣打开匣子，手捧金盘呈上。先王用手去接盘子，一时失手掉在地上，里面的龙涎流到庭院，忽然变成一个小小的元鱼，在院子里来回转悠，侍从们追赶它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奴婢才十二岁，偶然踩在元鱼爬过的印迹上，心里好像有什么感觉，从此肚子就一天天地变大了，像怀孕一样。先王怪奴婢不夫而孕，就把我囚禁在暗室，到现在已四十年了。昨天夜里腹中疼痛，忽然生下一女，看守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说这是个怪物，不可容留，命令内侍把她带走扔到河沟里。奴婢罪该万死！”宣王说：“这些都是先朝的事，和你没什么关系。”就叫老宫人走了。随后又叫守宫的内侍

去清水河查看女婴下落。不一会儿，内侍回来报告：“女婴已被流水漂走了。”宣王这才放心。

第二天早朝，宣王召太史伯阳父将龙涎的事告诉他，又说：“这个女婴已经淹死在河沟里了，你再试着算一卦，看看妖气消灭得怎样？”伯阳父算完之后，献上卦上写的言辞，上边写着：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
麇弧箕箙！

宣王不明白这些话。伯阳父说：“拿十二地支相关的属相推算：羊为未，马为午。又哭又笑，是又悲又喜之象，这事大约发生在午未之年。根据我的推测，妖气虽然已经出宫，但并没有清除。”宣王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于是发布命令：“城里城外，挨家挨户查问女婴的下落。不管死活，只要有人把她捞上来献给朝廷，赏棉布丝绸各三百匹；如有收养不报告的，街坊邻里举报，举报人同样赏给那么多东西，罪犯全家斩首。”宣王又命上大夫杜伯专门监督负责这件事。因为卦辞上还有“麇弧箕箙”的话，又命下大夫左儒，监督命令司市官在民房、市场和茶楼酒肆来回巡逻，不许制造买卖山桑木弓和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领着一班差役，一边宣布宣王的命令，一边到处巡视。城里的百姓，无不遵守，只有农村老乡还不知这事。巡逻到第二天，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用箕草编成，还有一个男人背着十来把桑木做的弓，跟在后边。这夫妻两个，住在偏僻乡下，赶着城里正午开市，进城来作买卖。还没进城门，刚巧被司市官迎面撞上，大喝一声：“拿下！”手下的差役先把妇人抓住了。那男人一见不好，把弓扔在地上，撒腿就跑掉了。司市官把妇人锁起来，连弓带箭袋，一起押到大夫左儒那儿。左儒想：“所获的这两样东西，正好应了那几句谣言，

况且伯阳父说要带来灾祸的是个女人，现在已经捉到了这个妇人，也可以向大王交差了。”于是隐瞒下男子的事，只向宣王报告了妇人违命，依法应该处死。宣王下令把这个妇女杀了，其桑弓箕袋焚毁于市，用来警告造卖桑弓箕袋的人。后人有诗说：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个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心里还不住地纳闷：“当官的要抓我们夫妻，究竟为什么？”还想打听妻子的消息。这天夜里宿在十里之外，第二天早上有人传说：“昨天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木弓箕袋，捉到后马上被处死了。”这男人知道妻子已经死了，走到郊野无人之处，掉了几滴伤心泪。又想幸亏自己逃出，于是放步紧走。走了十来里，来到清水河边。远远看见百鸟飞鸣，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草席包裹浮在水面，这群鸟用嘴衔着包，边衔边叫，快要拖近岸边了。那男人叫了一声：“奇怪！”把这群鸟赶开，从水里捞起席包，拿到草坡上解开一看，只听得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这男人心想：这女婴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抛弃的，有那么多鸟把她衔出水来，将来一定是个大贵之人。我把她抱回去抚养，倘或将来成人，我也就有了依靠了。”于是解下布衫，把女婴包好抱在怀里。琢磨半天，最后决定上褒城去投奔朋友。后人有诗，专门说这女婴能够活下来的怪事：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国家，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从杀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已应，心中坦然，也没再商量太原发兵的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周宣王四十三年，时值大祭，宣王临时住在斋宫里。这天夜里二更时分，斋

宫里静悄悄的，宣王忽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从西方冉冉而来，一直走进斋宫。宣王怪她冒犯了斋禁，大声呵斥，急唤手下人捉拿，可没一个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进太庙里边，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把七位先王的牌位捆成一捆儿，拿着往东走了。宣王起身向前追赶，忽然惊醒，原是做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进庙行礼，礼仪完毕，回到斋宫里换了衣服，派人悄悄把太史伯阳父叫来，把梦中所见告诉他。伯阳父说：“三年前的那几句童谣，您难道忘了吗？我始终说：‘预示着要有女人祸国，妖气也没有完全除掉。’卦辞上也有又笑又哭的话，大王您如今又有此梦，这些正相符合。”宣王说：“以前杀的那个妇人，难道还不足以消除‘聚弧箕箙’的预言吗？”伯阳父又回答说：“天道玄远，到时候才能验证。一个普通村妇和国家兴亡气数又有什么关系？”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监督司市官查访妖女，全无下落。大祭之后回朝，百官前来问候。宣王问杜伯：“那个妖女的消息，为什么迟迟不回话？”杜伯回答说：“我以为妖妇已经被正法了，童话也应验了，恐怕没完没了地搜索，会惊扰百姓，因此就中途停止了。”宣王听了气愤地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明白奏来？分明是怠慢我的命令，自作主张。这样不忠的臣子，留着有什么用？”说完大声呼叫两边的武士：“推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文武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官这边走出一位官员来，一把拉住杜伯，连声说：“不可，不可！”宣王一看这个人，正是下大夫左儒——他是杜伯的好朋友，两人是一块被举荐进朝做官的。左儒给宣王磕头奏道：“我听说尧当政时闹了九年的水灾，也没影响他称帝，汤当政时赶上七年的旱灾，也不妨碍他称王。天变尚且无妨，人妖的事又怎么可以全信？大王如果杀了杜伯，我怕老百姓把妖言到处传播，让外族人听了，也会对咱们产生

轻视怠慢之心。还望大王把他宽恕了吧！”宣王说：“你为了朋友违逆我的命令，是看重朋友而轻视君王。”左儒说：“君王做得对而朋友做得不对，我就会违背朋友而顺从君王；如果朋友做得对而君王做得不对，我就会违背君王而向着朋友。杜伯没犯可杀的罪过，大王要是把他给杀了，天下人必然认为您不英明。要是我没能劝阻您杀他，天下人也必然认为我不忠实。大王如果一定要杀杜伯，那么我就请求和他一起死。”宣王怒气未消，说：“我杀杜伯，就像拔掉一根蒿草，何须多费口舌？”大喝一声：“快斩！”武士便把杜伯推出宫门斩了。左儒回到家里自刎而死。

杜伯的儿子隰叔投奔到晋国，后来当了叫作士师的官，子孙也就姓了士。因为封地在范那个地方，所以也姓范。后人哀悼杜伯的忠诚，在杜陵给他盖了庙，称为杜主庙，又叫右将军庙，至今尚存。这是后话。

再说第二天宣王听说左儒自刎，也有点后悔杀杜伯，闷闷不乐地回了宫，夜里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得了一个精神恍惚的病，语无伦次，记忆力减退，常常连朝也不上了。姜后知道了，也就不再向他报告什么事。到了宣王四十六年秋天，宣王的身体渐好，就想到城外去游猎，想以此提提精神。于是传令，叫司空司马准备好车马和车夫，叫太史算卦择个吉日。到了那天，宣王坐上有六匹马拉的车，右边有尹吉甫，左边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向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一向是打猎的好地方。宣王好长时间没来，到此自然觉得精神爽快，于是下令安营扎寨，并吩咐士兵：“一不许践踏庄稼；二不许烧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打多少飞禽走兽，都全部上交；然后论功行赏；如果有私藏者，查出来重重处罚！”号令一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见：进退转弯，赶车的使尽了驰驱的技

巧；前后左右，射手们出够了弯弓搭箭的风头；猎鹰猎狗仗着主人的势力横冲直撞，狐狸野兔被鹰犬吓得到处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羽毛乱飞。这场围猎真是好不热闹。宣王非常高兴，看看太阳快落山了，传令散围。军士们每个人都把猎得的飞禽走兽捆好，高奏凯歌，满载而归。走了没三四里，宣王在车上打了个盹儿，忽然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辆小车迎面冲过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箭，向着宣王喊道：“大王您一向可好？”宣王定睛一看，是上大夫杜伯和下大夫左儒。宣王大吃一惊，可一揉眼的功夫，人和车又都不见了。宣王问手下人，都说：“并没有看到过。”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来来往往不离宣王的车前。宣王大怒，喊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朝着空中挥舞。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道：“无道的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杀无辜，今天你的气数已尽，我们是专门来伸冤报仇的。还我们命来！”话音没落，挽起朱弓，搭上赤箭，向着宣王的心窝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在玉辇之上，慌得尹吉甫脚麻，召虎眼跳，和手下人用姜汤把宣王救醒，可他还是不住口地大叫心口疼。当下飞驾进城，扶着宣王进了宫。军士们还没来得及领赏，就急急忙忙地散了。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后人有诗写道：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